

## UCSD 景观记（六）Untitled

文章开始前，说说 UCSD 建成前的故事。

1917 年到 1964 年间，UCSD 如今的土地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枪械训练营。1942 年该训练营更名为 Camp Calvin B. Matthews，为了纪念美军海军陆战队准将，神枪手 Calvin B. Matthews 先生。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该训练营为海军陆战队训练了大量的士兵。战后，随着 La Jolla 地区的居民越来越多。安逸舒适的 La Jolla 的居民生活与嘈杂又可能具有危险性的枪械训练营的矛盾就日益彰显了。

直到 1962 年，事情出现转机，枪械营决定搬出 La Jolla。开始逐渐关闭自己的设施。1964 年 8 月，该营举行了闭营仪式，同年 UCSD Revelle College 开始上课成为了 UCSD 的起点。一座纪念碑留在了学校 Gilman Drive 和 Meyers Drive 交界处的草坪上。作为 Camp Calvin B. Matthews 在这里存在过的证明：



真的很难想象在半个世纪以前，如今我们所漫步徜徉的这片土地上硝烟弥漫，弹壳横飞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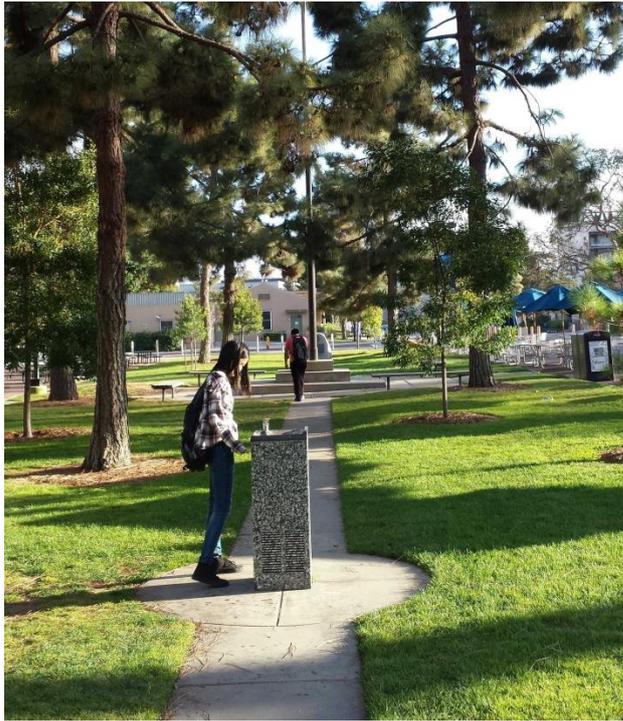
纪念碑的附近竖立着美国国旗以及代表着绿色校园的旗帜：



如果以旗杆作为中点，连一条直线，旗杆的一端是 Camp Calvin B. Matthews 纪念碑，另一端就是今天的作品 Untitled 了。

作为已故艺术家 Michael Asher 在美国的唯一一个永久性的外景作品，Untitled 其实有些过于简单和平常了。如图所示：





没错，就是它，一个单独孤立的，没有靠墙的，由抛光的花岗岩为主要材料的...饮水机...

其实 Asher 先生在构筑这个作品的时候，把国旗，和训练营纪念碑也考虑了进去。

日常生活中，金属制成的饮水机倚墙而立，在学校，办公楼等公共场所中很常见。它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

逛公园渴了，找个饮水机，喝个痛快。

下了课，口干舌燥，赶紧喝点。

工作间隙，来上两口。

候机的时候...运动过后的时候...不知道该干嘛的时候...

这些时候喝点饮水机里的水，自然的不能再自然。一切似乎习以为常。

而这些习以为常，在战时却会变得弥足珍贵：当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天空的时候，人们又怎能有闲情逸致去低头啜饮饮水机里的水呢？

所以 Michael 这个饮水机是一个关于和平与安逸的符号。用特殊的材质，不同于平常的倚墙而立的构建方式，把一个饮水机刻意强调出来。与之对比的，是代表着战争符号的枪械训练营纪念碑。他们中间的这个平衡点，或者说是支点，就是美国——用国旗呈递出来。这个作品提醒着人们，战争所换来的和平是如此平常，又是那样珍贵。

另外一方面，由于饮水器的出水口方向的缘故，如果要低头饮水，必须面朝国旗弯腰。于是就对着枪械营纪念碑和美国国旗深深鞠了一躬。饮水者就在不经意间，对这个国家的过往和现在完成了一次致敬。

同时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这个由花岗岩为主体的饮水机流出的是幸运之水，考试前喝它，会在考试的时候带来好运。对于年轻一代的我们来说，考试大概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战争”了吧：）。

当初枪械营的痕迹如今几乎消失殆尽，剩下的几个小房子如今成为了 Che Cafe——一个满是涂鸦的 Club。Che Cafe 跟校方的抗拆迁史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至少在 2015 年底，Che Cafe 是否被拆扔然闹得沸沸扬扬。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写篇文章讲讲它的故事。：)



Untitled, 作者要表达的实在是太多。但观者只需要在那花岗岩饮水机前低头饮水，便已足够。愿这不经意的，却满是闲情逸致的幸福永存。

## UCSD 景观记（七）Trees

抛去生命层面的探讨，我们可以把树看作是一种能量转化装置。该装置可以有效地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并进行存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 UCSD 校园其实就是一颗巨大的树：经过多年的建设，UCSD 利用可再生能源解决了全校大量的用电问题。

尽管听起来是如此的绿色环保，学校在建设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的破坏了森林。于是在 1986 年的时候，Terry Allen 面对着即将被砍伐掉的森林，“救”下了三颗桉树。用铁皮和钉子将其包覆了起来。让其永远留在了其本来存在的地方：一颗在 Geisel 图书馆门前，两颗在 Geisel 图书馆和 Faculty Club 之间的残余不多的树林中。在 Geisel 图书馆门前的，名为 Silence Tree，另外两颗分别为 Music Tree 和 Literary Tree。

三棵树如图所示：

Silence Tree:



Literary Tree



Music Tree



树细节处的钉子和铁皮：



树如其名，Silence Tree，静寂无声。Literary Tree 则会每隔十五分钟会读一些作品：鸭子的叫声，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 Navajo 和阿兹台克人的诗歌等等...而 Music Tree 则会每隔十

五分钟放出音乐：用自制乐器伴奏的 *Ghost Riders in the Sky*, Davide Byrne 专门为作品 *Tree* 写的歌等等...两颗有声的树在除了每隔 15 分钟间隔外，会昼夜不停的演奏和叙述这些作品——白天的时候，这些声音混在学校人群的嘈杂声中，夜晚它们则静静叙述着这一切，而回应着的只有风吹过树林的瑟瑟低语。加上图书馆本身就是一栋树形建筑，*Trees* 与图书馆共同构成了：安静，智慧，歌唱与颂咏。

树干处的网孔结构就是音箱所在的地方，让树能够发出声音：



*Trees* 在学校中也形成了传统，学生可以随意在树的铁皮上刻字，留下自己的印记。年复一年，旧的印记被覆盖，新的印记出现。历史，就这样在三棵树的铁皮上留了下来：



我不认为 Allen 救了这些树，相反的，他更像是杀死了它们并通过铁钉和铁皮把这三棵树变成了木乃伊。让它们成为了被铭记的符号和墓碑，成为了森林的鬼魂。无论是进入图书馆还是漫步在森林中。它们都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们一直对森林只有一味的索取。

没有人为树修建墓碑，因为多数树的结局仅仅是变成了热量和散逸空气中的烟尘与家具。

Allen 做到了。

而对于我来说，正是由于这种环境与生存相互对抗的，又看似无法解决的故事一次次重演，才使自选择了太阳能电池作为自己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用毕生的时间去试图缓和或最终消除这对矛盾。